

# 荒木寂然

□傅非



去深山之前，我不会料想到自己会看见什么，是什么令自己产生意外之喜。譬如，巨大的蜂窝吊在三十米高的乌桕上，一棵被雷劈了半边的树新发青翠的树枝，壁立的岩石流出汨汨清泉，松鸦抱窝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……这些景象让我迷恋。

我收集了很多来自深山的東西，如树叶、花朵，如动物粪便，如羽毛，如植物种子，如泥土。我用薄膜把收集的东西包起来，分类放在木架上。木架上摆放最多的，是荒木的腐片。

之前，我并没想过收集腐片，去了几次荣华山北部的峡谷，每次都看见巨大的树，倒在溪涧边，静静地腐烂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撞击着我。有树生，就有树死。生，是接近死亡的开始。有一次，我和街上扎祭品卖的曹师傅，去找八月瓜，找了两个山坳也没找到。曹师傅说，去南浦溪边的北山看看，那边峡谷深，可能会有。我们绑着腰篮，渡江去了。

立冬之后，幽深的峡谷里，藏着许多完全糖化的野果。猕猴桃、八月瓜、地茶、寒莓，这些野果，在小雪之后，便凋谢腐烂了。我和曹师傅沿着峡谷走，眼睛瞧着两边的树林。“这么粗的树，怎么倒在这里？”曹师傅指着深潭问。我拨开灌木，看见一棵巨大的树，斜倒在潭边的黑色岩石上。

这是一棵柳杉，穗状针叶枯萎，粗纤维的树皮开裂，有部分树皮脱落。我对曹师傅说：“柳杉长在沙地，沙下是岩石，根深扎不下去，吃不了力，树冠重达几吨，就这样倒了。它的死，缘于身体负荷超出了承重。”柳杉倒下不足半年，它棕色的树身还没变黑，它还没经历漫长的雨季。

雨季来临，树身会饱吸雨水，树皮逐渐褪色，发黑，脱落；再过一个秋季，木质里的空气抽干水分，树便开始腐烂。我从腰篮里拿出柴刀，开始劈木片，边劈边说：“倒在涧边，柳杉成了天然的独木桥，可以走二十多年呢。”

荒木要烂多少年，才会变成腐殖质呢？我不知道。泡桐腐化需要五年，然后肌骨不存。山茶木倒地二十年后仍如新木。枫香树，只需十年便化为泥土。木越香，越易腐化——白蚁和细菌，不需要一年，便噬进木心，无限制地繁殖和吞噬。白蚁和细菌是自然界内循环的消化器。粗壮的枫香树，锯成木板，可以用作一栋大房子的楼板，却最终成了这些生物体的果腹之物。

最好的树，都是老死山中的，可谓寿寝南山。倒下去，是一种酣睡的状态，横在峡谷，横在灌木丛，横在芭茅地，静悄悄的，不需要翻动身子，不需要开枝长叶。它再也不需要呼吸了。它赤裸地张开四肢，等待昆虫、鸟、苔藓。树死了，但并不意味着消亡。死不是消失，而是一种割裂。割裂过去，也割裂将来。死是一种停顿。荒木以雨水和阳光作为催化剂，进入漫长的腐烂阶段。这是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历程，每个季节，都震动人心。

对腐木来说，这个世界无比荒凉，只剩下分解与被掠夺。对自然来说，这是生命循环的重要一环。

这一切，都让我敬畏，如同身后的世界。

(来源：学习强国)

# 自得其乐

□汪曾祺

体力充沛，材料凑手，做几个菜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做菜，必须自己去买菜。提个菜筐，逛逛菜市场，比空着手遛弯儿要“好白相”。到一个新地方，我不爱逛百货商场，却爱逛菜市场，菜市场更有生活气息一些。买菜的过程，也是构思的过程。想炒一盘雪里蕻冬笋，菜市场冬笋卖完了，却有新到的荷兰豆，只好临时“改菜”。做菜，也是一种轻量的运动。洗菜、切菜、炒菜，都得站着（没有人坐着炒菜的），这样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，是有好处的。

做菜待客，须看对象。聂华苓和保罗·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，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，忽发奇想，在宴请几次后，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，说是这样别致一点。我给做了几道菜，其中有一道煮干丝是淮扬菜。华苓是湖北人，年轻时是吃过这道菜的，但在美国不易吃到。她吃得非常惬意，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。不是这道菜如何稀有，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乡情耳。台湾女作家陈怡真（我在美国认识的她）到北京来，指名要我给她做一回饭。我给她做了几个菜。一个是干烧小萝卜。我知道台湾没有“杨花萝卜”（只有白萝卜）。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。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讶：味道如此鲜甜！我还给她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。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？她吃了，还剩下一点，用一个塑料袋包起，说带到宾馆去吃。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，那就成了鲁迅请曹清华吃柿霜糖了。

做菜要实践。要多吃，多问，多看（看菜谱），多做。一个菜得试烧几回，才能掌握咸淡火候。冰糖肘子、乳腐肉，何时软入味，只有神而明之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。想得到，才能做得出。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。半大菠菜（太老太嫩都不行）入开水焯至断生，捞出，去根切碎，加入少许盐，挤去汁，与香干（北京无香干，以熏干代）细丁、虾米、蒜末、姜末一起，在盘中转成宝塔状，上桌后淋以麻油、酱、醋，推倒拌匀。有余姚作家尝后，说是“很像马兰头”。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应急保留节目。

有一道菜，堪称是我的发明：塞肉回锅油条。油条切段，寸半许长，肉馅剁成泥，加入细葱花、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，塞入油条段，入半开油锅重炸。嚼之酥碎，真可谓轰动十里。

我很欣赏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：“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。种一顷豆，落而为箕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。”“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”，说得何等潇洒。

(来源：“读者杂志社”强国)



# 记忆中的冬日暖姜茶

□易铭流

又是一年大雪日，寒风凛冽，雪花纷飞。我一边品着家中特制的暖姜茶，一边凝视着窗外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对于我而言，冬日总是与逝去的亲人紧密相连，这个日子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抹哀愁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手捧属于冬日的暖姜茶，我不禁触景生情，想起了那已离世的祖母，想起了那段记忆中永远温暖的冬雪暖姜茶。

祖母偏爱用老姜熬制的茶，每到雪花纷飞的时节，她总会邀请邻里的长辈们来家中一同品尝。我还记得有一年下雪日，天边刚泛起鱼肚白，祖母就唤我起床，让我帮她准备那些已经洗净切好的老姜。她要为即将到来的客人们煮上一壶热腾腾的姜茶。

暖姜茶是我们家乡冬日里的特色，要做出好喝的茶，需选用那些辛辣中带着丝丝甜意的老姜，将它们切片后与红枣、桂

圆一同放入壶中，再注入滚沸的水，那咕嘟咕嘟的水声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金黄色的姜汁在壶中翻滚，香气四溢，即便茶还未入口，身心便已感到一阵暖意。

当那浓郁的姜香弥漫开来时，祖母家的木门也被轻轻推开，几位年迈的老人陆续走进，他们或拥抱，或寒暄。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爷爷，他紧紧握住祖母的手，口中念叨着：“好啊，大家都好……”那一刻，老人的眼眶微微泛红，手久久不愿松开。

随后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品茶，吃糕点，偶尔聊起往昔的趣事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享受着屋内的温暖，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，思绪仿佛飘回了那些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。

那位与祖母紧握手的老爷爷，坐在她身旁，似乎在低语着什么，祖母时而点头

微笑，时而感慨叹息，然后轻轻啜饮一口茶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两位老人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对方，仿佛时间在那一刻凝固，岁月在他们的眼神中缓缓流淌。

多年后，我曾向父亲询问那位老爷爷的身份，父亲沉思片刻后，摇了摇头，说不清楚。它就像人间的许多秘密一样，随着逝者的离去，永远沉睡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难寻踪迹。

那次聚会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记得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后来又渐渐变小，直至停止。当夜色降临时，那些老人们起身与祖母道别，此时月光洒落，那些历经风霜的老人消失在茫茫雪夜中，几声狗吠过后，一切又归于宁静。桌上的茶壶仍在，姜片与红枣沉在壶底，清晰可见，但曾经热闹却已随风而逝。

“老了啊，孩子们都不在身边，现在

只能自娱自乐，也不知道还能再过几次。”祖母轻声叹息着，然后带着我一起收拾桌上的茶具……

岁月如梭，人生易老。又是一年冬雪，我的祖母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安眠在了故乡的雪地之下，但那段温馨又感人的记忆，却依旧在我的心中萦绕。往事是深藏的老酒，初尝时并未觉得有何特别，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，再回首时，往昔的点点滴滴与如今的思绪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心灵深处的一抹温暖光芒，既遥远，又亲切。

此刻，我凝视着手中的茶杯，杯中的姜茶，像极了记忆中的暖姜茶，流淌在我的生命里，好似未了的歌谣，又似永恒的风景画，静静展开，温情如初。

“老了啊，孩子们都不在身边，现在

只能自娱自乐，也不知道还能再过几次。”

# 千层底里母爱浓

□钟瑞华

前几天整理旧衣物时从箱底翻出了一双土布鞋，我一看，原来是多年前离开家乡时母亲特意为我赶做的“千层底”。抚摸着柔软的鞋面，端详着密密的针脚，思绪顿时飞回往昔的岁月……

冬日的夜晚，窗外寒风呼啸，室内暖意浓浓，我睁开惺忪睡眼，常常看见母亲坐在油灯下做鞋。只见母亲左手中指戴上顶针，用锥子在鞋底上用力扎，然后将针纳入锥眼。当针尖在另一面露出一半时，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针脚用力拽拉，麻线便“嗤”的一声穿透过来。经过十多个晚上拽拉咬牙扯线，鞋底便布满了密密的麻线。然后，母亲把一块布贴在我的脚背，把布剪成脚的形状，再缝边做成

鞋面，最后把鞋面缝在鞋底上，一双精致的布鞋便在母亲手里大功告成。为了让我少受冻疮之苦，母亲又特意在我的布鞋里缝上一层厚厚的棉花。

儿时的我不仅调皮任性，还特爱显摆，为了能早日穿上洁白的运动鞋，便在放学的路上故意把脚踏进冰冷刺骨的水田。当我拖着湿透的布鞋有气无力地回到家时，长着冻疮又被冰水泡多时的双脚已经完全麻木了。母亲连忙用木炭生了一个大火盆，一把抱着我坐在火盆旁，小心翼翼地帮我除下鞋袜，然后用热气腾腾的毛巾紧紧裹住我的双脚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都怪妈无能，都是妈无能……

那天晚上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风雨声中我隐约听见母亲小声地同父亲商量着什么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后没看见母亲，急得大哭起来。父亲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华呀，你妈前些日子熬了几个通宵做了几双布鞋，今天一早拿到集市去卖，下午给你买双运动鞋回来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只好忐忑不安去上学。谁能想到，等我下午放学回来还不见母亲，这下父亲也急了，连忙打着雨伞拉着我出门去寻找。直到天快黑时，我们才在填满泥泞的村道旁找到了满身泥巴、浑身伤痕的母亲。原来母亲往回赶时碰上倾盆大雨，又饥又渴的她一个趔趄跌入了路旁的水沟中，小腿被锋利的石头划开了一

寸多长的口子，鲜血染红了母亲的裤管。但因惦记着赶回家做晚饭，母亲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，可没走几步，又摔倒在在地上，后来便渐渐失去了知觉……

捧着布满泥泞的运动鞋，看着发着高烧，一步一拐的母亲，我内心顿时羞愧不已。或许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开始明白那土得掉渣的布鞋中蕴藏着的母爱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母亲已70多岁，眼神已大不如前，再也不能为我们做鞋了。当年母亲特意为我赶做的那双千层底布鞋，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旅行箱底，经过岁月的沉淀，这份纳在千层底里的母爱已深深植根于我心中，永远给我温暖和正能量。

# 充盈强大的爱力



一个人如果没有爱的能力，如何融入自然，又如何保持不绝的深情？这样的人对世界必定是麻木无感的，也无所谓责任。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虚假的人世者，一个为口腹之欲奔波的人。勇气也源于爱，这种爱是广泛而具体的，弥漫和渗透于一切方面。爱与深刻的好奇有关，但也有所不同。爱是沉浸和迷恋，也是强大欲望的推动，不过它是良性的，与贪婪和攫取有天壤之别。这种欲望只拥有而不攫取，是生理、心理、精神这三重境界的结合，天性如此，后天难以改变和弥补。这种爱力可以经受无数关口磨砺而不会虚脱和变质，在一些具体而微小的表达中如数显现，深入而不虚浮，务实而不超然。这种爱力作用于官场、友人及爱人之中，全都一样深沉。其实这不过是仁心的一种，是强大生命力的一次次表达。所以古往

今来，有大作为者都有强大的爱力在内部支持，这是一种广泛而深入的、持久的、绵绵不绝的能量。冷漠便常常是缺乏爱力的表征，没有热情，没有怜悯，连哀伤都是渺小的。

我们看到一个人欣欣而来，这个人就是苏东坡。他对他人对事有无限的兴趣、无尽的探究心，他想安慰所有的人，自己也不愿寂寞。他知道孤独意味着什么，除非在特殊的时刻，他不愿孤身一人。记忆中的爱与被爱太多了。近在咫尺的是一朵花、一条溪，是雨中牡丹、月下海棠，是南堂新瓦，是东坞荷香，是无数活泼有趣的生命。他想抚摸它们，拥有它们，也想为对方付出一切。我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，这个人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？热情为何如此盛大？他在不停地吟唱、记录和赠予。他偕同许多人一起忙碌，又一个人迷地打造；他即便在病痛时，也设法以玩笑来化解，以幽默来宽慰他人。西方哲人所说的“我思故我在”，在苏东坡这里可以改为“我爱故我在”。他的爱无处不在，既广大弥漫，又具体实在，有同伴，有草木砖石，有诗画音乐，一切事物皆可看出美好，皆可引以为用。

(来源：学习强国)

# 身边的芬芳

□严国庆

默默祝福和承诺。此时听见他们家孩子的那声“爱”，我忍不住放下早餐的碗筷，轻轻推开门去，暗暗希望与小家伙的快乐无邪更近一些。我没有弄出响动，站在门前看女孩说着话，跟随妈妈一步一跳上楼的背影……

我的思绪又跑往公交站台。7点多的晨光中，人来人往。见一幕：一男子骑着摩托车停下，后座女子攀一把男子的臂膀，慢慢下车。她从男子手里拎过早点，两人说了些话，男子重新发动车子骑走了。这位女士等公交来，吃着菜包子，包子冒着热气。她注视着男子进入车流，嘴边有淡淡的，但显然是甜甜的笑……当天晚间，我在日记里记下这一情节：一个早晨的芬芳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接续。家中通过平台请人保洁，来的是

一对夫妇。他们干活戴着口罩，我看不见面孔，但能看见他们的小心与细致。我们包里刚好有几个新上市的橘子，就想到请他们憩一憩，吃个水果。他们推辞。我爱人便说，也就几个小橘子，你们不用客气的。刚才一直沉默不语

的男人接过话，说：“那这份心意可比橘子大了去了……”他的声音特别爽朗，伴随着橘子的香气，弥漫在整洁的屋里。

时光里的这些小片段，连成生活的画卷，自带香氛，可以反复打开闻嗅。像是江南水乡的一潭活水，有清风滑过，不留痕迹，却有余韵。此时，我在桂花树的芬芳里，品味生活里的芬芳。小事有深意，它们与我家窗外的桂花树一样，自然而然地生香于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温度里。而合适的时间和温度，不也是人间许多美好得以勃勃生长的环境吗？

(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)

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

日月升降、四季更迭，一天又一天，吴光荣在这片山上“种星星”。在这里，山是土石和油茶树的总和，是希望，是幸福的源头。迎着朝阳，这个汉子步入大山里，不时眺望着远方，在暖阳的照射下，眼神里又多了几分坚毅。

此时，他也成了山的一部分。

(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)

那天，儿子兴致勃勃地问我，哪里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星？我随口告诉他说，吴光荣伯伯的油茶山。儿子好奇：为什么那儿有漫天的星星？我说，那是吴伯伯在山上种的呢。本是逗他玩，没想到，他和妹妹缠着我，说要上山看星星怎么种。

那时，老吴的油茶山上，无数的油茶果，像一粒粒铜丸子，在微风中挂着。放眼看去，千树万树压枝低，秋阳里泛着淡淡的光。贵州的油茶树也在这个季节开花，嫩白花瓣与粉红蕊蕊，两两点缀，像一张张笑脸，羞羞地浅笑。

今秋，我有幸上了两次吴光荣的油茶山。首次上山，只见数千斤油茶果晾晒在院坝，采收、搬运，老吴他们忙得不亦乐乎。贵阳离龙里不远，但之前我和老吴只见过一面，对他种油茶的了解都通过微信朋友圈，这次终于得以亲见。

出身农家的吴光荣对农业有特殊感情。20多年前林学专业毕业后，他一直在城市从事绿色产业。后来转战农村到荒山上种油茶，用他的话说，是对农业情感冲动的真情回归。在这片数千亩原本只长杂草和灌木的荒山上，历无数坎坷，这个汉子多次跌倒再站起，汗水洒遍山岗，但就是不流半滴泪。他说，就咬定这江山了。

时隔20天，我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吴光荣的油茶山。抵达时天色已晚，晚歇在他于油茶林间修建的山舍里，我特意选了一间可以打开天窗的屋子。那晚，两个孩子躺在床上比谁数得星星多，带着星星怎么种的疑惑，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安然睡去。

次日起早，孩子们见到了他们心中“种星星”的吴伯伯。老吴领着他们去钓野生鱼、找跑山鸡蛋、摘山植果、觅野生菌，其间不断地拨打电话安排各项事情。看他没啥“特异功能”，孩子们似乎有点质疑他“种星星”的真假。

站在高处，油茶林收放于心。数千亩山林的天地是大，但吴光荣心中的乾坤更大。这些年，周边群众吃上生态饭，也拿稳定工资，和他有莫大关系。老吴说，带着大家走，有难处就心里憋着，但步伐一定要铿锵。由于心胸敞亮、为人大气，渐渐地，大家觉得他就是这山间的“侠客”。而老吴呢，手里捻着鼓鼓囊囊的油茶果，默默地思索着什么。

走在山埂口，我问孩子们树上的果实和花朵像什么，他们先是一愣，然后兴奋地跳起来，说像昨天晚上数的星星，闪闪的，数都数不清。我掐下茅草，用空心的秆做成吸管，让孩子们吸食花蕊里晶莹的花蜜，女儿说，吴伯伯种的“星星”实在是太甜了。

油茶挂果周期长，吴光荣便以短养长，在基地里套种食用菌和中药材，发展林下产业，既提高了荒山利用率，又减少成本投入。

阳光下，几名布依族和苗族阿妹不断晒晒油茶果，影子就像她们的幸福一样，被拉得好长。院坝里晒不下的油茶果，她们就沿着长长的机耕道铺开，那是她们的幸福在山里绵延。

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

日月升降、四季更迭，一天又一天，吴光荣在这片山上“种星星”。在这里，山是土石和油茶树的总和，是希望，是幸福的源头。迎着朝阳，这个汉子步入大山里，不时眺望着远方，在暖阳的照射下，眼神里又多了几分坚毅。

此时，他也成了山的一部分。

(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)

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

日月升降、四季更迭，一天又一天，吴光荣在这片山上“种星星”。在这里，山是土石和油茶树的总和，是希望，是幸福的源头。迎着朝阳，这个汉子步入大山里，不时眺望着远方，在暖阳的照射下，眼神里又多了几分坚毅。

此时，他也成了山的一部分。